T493/0827(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春秋貫玉卷一下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卒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盟于蜀

初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戰于鞌楚共王即位衛不聘亦從于晉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且先君莊王

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大閱戶口已責已止也責誅求也遠鰥恩及鰥民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侵衛遂侵我師于蜀魯地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獻子請往賂之以公衛成公之子爲質楚人許平二年冬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經不沒嬰齊之名者欲見其挾衆威魯而以臣抗君也盟書楚人者不與其以夷狄主中國盟也諸侯卿書人者責其背華從夷也楚師及宋公衛逃歸爲質而逃歸棄信也臧宣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如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避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

成公如晉

四年夏公如晉景公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克後十年晉景公陷厠卒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晉爲盟主得諸侯是受天命不敬諸侯則失天命矣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鼷鼠食郊牛角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穀梁子曰不言日惡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觧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辭緩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至此復食

故書其以寬之亡無同言災自天作而不與乎人所以寬免有司之罪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解音球球然角貌

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吳伐郯音談郯與吳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慼恤故夷狄內侵有主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八年春晉侯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汶陽本魯地舊嘗見侵于齊二年魯卿帥師會晉郤克敗齊師于鞌齊侯使國佐請盟晉人使齊反汶陽于魯而與之盟至是晉復使魯還汶陽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

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公羊子曰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頃公）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柰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請皆反其所取侵地○秋晉侯使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郯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辭其賂）事無二成（不緩師）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叔孫僑如帥師會伐郯

郤犨來聘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景公卒去年秋成公如晉）

晉人以公爲貳於楚以爲附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郤克從父弟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即宣公弟叔肸之妻無媒禮聘也穆姜宣公夫人曰吾不以妾爲姒兄弟之妻相謂爲姒生聲伯子叔嬰齊也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齊大夫管仲之後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與聲伯異父而同母故曰外弟而嫁其外妹管子奚之女於施孝叔魯惠公子尾字施父子孫以其字爲氏故魯有施氏施孝伯即魯惠公五世孫也郤

犨來聘求婦於聲伯犨爲已求婦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其夫言若不與郤犨有死亡之禍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在十七年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誓不爲施氏婦傳言犨淫縱所以亡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弟爲兄後之義

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羊子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嬰齊公子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以爲兄後與子同故以仲遂爲祖取其字爲氏）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子赤即文公太子惡也叔仲惠伯當時爲太子傅）文公死子赤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遂已有殺嫡立庶之心故爲此言以搖惠伯之意）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何患君幼）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埋之馬矢之中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

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笙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沙隨之會不見公（時會者晉厲公也）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

十六年夏晉及楚鄭戰於鄢陵乞師于齊衛魯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壤（音懷）隤（徒回反晉人乞師惟齊師至衛魯俱出次後至下言不見公以僑如之讒非爲此故也）叔孫僑如（即宣伯也叔牙之後）逼於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使逐季孟）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皆成公庶弟）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壤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申重也丁寧反覆意儆戒也備宮中備禦之事）

守守國之人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僑如使告于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誣魯侯觀望勝者而從之無心於晉也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僑如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至自會秋七月公會尹子周卿士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將行妻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季文子從公叔孫僑如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令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蔑即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死也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不殺行父歸必叛晉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魯西邑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孟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親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

子必聞之矣若去喪與行父是大棄魯君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乎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魯地近齊楚）亡而爲讎治之何及卻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聲伯名也）魯之棠棣也敢介（因也）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宣公成公）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指不請邑一段）謀國家不貳（指承命請季孫一段）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時成公未歸國人逐去）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穆姜俱欲立之獨殺偃者與謀故也）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豹乃僑如

之弟是年七月豹聞魯人將討僑如乃避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非此年事

九月用郊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穀梁子曰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襄公名午成公妾定姒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公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即公孫剽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葬小君齊姜

二年夏齊姜薨齊謚也襄公嫡母成公之夫人也初穆姜成公夏尚恩

毋襄公祖母也使擇美櫝以自爲櫬與頌琴櫝美材頌琴琴名皆欲以送葬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乃齊姜之姑穆姜時未卒而文子取其葬具以葬齊姜則虧姑而成婦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言先進祖後進妣今季孫先姜氏之妣後穆姜之祖是反之也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孟獻子相公如晉　叔孫豹如晉報聘

三年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也孟獻子相公稽首首至地也知武子曰知罃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叔孫豹即穆叔也得臣之子僑如之弟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在元年晉侯悼公也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夏樂曲名謂肆夏韶夏納夏也擊鐘而奏此三夏也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大雅首文王大明綿綿三詩歌鹿鳴之三

三拜小雅首鹿鳴四牡皇華三詩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員音云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元侯牧伯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我有嘉賓本指諸侯之使穆叔奉君命來故云嘉寡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

詢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葬定姒　孤駘之敗

秋定姒薨姒杞姓定謚也成公妾襄公母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季文子以非嫡議喪禮如此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巳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

慶請木季孫曰略（略謂忽略不必致美）匠慶用蒲圃之櫝季孫不御（季氏不止遂得取櫝爲櫬以成禮）○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音臺）國人逆喪者皆髽（音撾古以繩韜髮凶則去繩露髻謂之髽時喪多不能備凶服故止髽以逆之）魯於是乎始髽

季孫行父卒（子宿嗣是爲季武子）

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公在視斂阼階西向之位）宰庀（具也）家器爲葬備（具家用之器爲葬備言其貧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副貳也）器備君子是以知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莒人滅鄫

莒女有爲鄫後夫人者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立其外孫廢太子巫（巫乃前夫人之子）鄫子卒其所立外孫繼祀神不享非類故書滅○胡安國曰直罪莒

舍鄫者莒人之以其子爲鄫後欲滅人祀而有其國也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異姓當別而不別故取滅而不知

三卜郊不從　城費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南遺季氏家臣爲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爲隧正名帶惠伯之孫隧正主徒役之官也欲奪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士匄來聘

八年秋晉侯悼使范宣子來聘即士匄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宣子欲魯及時結晉之好也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

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臭氣滋味皆草木所生而隨草木魯奉晉命豈有時哉武子賦角弓取兄弟昏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詩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匃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季武子本以宣子有功賦彤弓美之宣子推於君言已爲之守是臣不敢當君禮故爲知禮○九年晉侯伐鄭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

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在成公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享祭先君以金石之樂節之鐘磬爲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祧尊而廟親待賓客上尊者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

磬焉禮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魯兄弟國故行冠禮於此

作三軍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舊有三軍其後三家分其一軍爲私乘公止二軍季氏專國猶以爲未足欲毀私乘作三軍各征之益多取於公也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三軍則貢賦於霸國必增爲政者必不堪其求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以禍福之言相要也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毀私乘以足其數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邑入丁也邑賦稅也季武子使所掌一軍役邑入已者公家免其征不入已者令公家倍征欲驅之使入已蓋盡取之不入公室也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孟獻子使所掌一軍父子兄弟四分之父兄盡歸公取其子弟之半以其半歸公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也叔孫氏使盡爲臣穆子使所掌一軍爲四分盡取其子弟歸其父兄大率半屬公半入已也不然不舍舍謂毀私乘也如上三家之征

則十二分國民公取五三家取七比舊爲多方毀其私乘

向戌來聘　叔孫豹如晉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十六年秋齊侯靈公伐我北鄙圍郕孟莊子速速孟獻子之子文伯穀之孫又名孟孺子徼之徼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以師去之不與之戰以成其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冬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伐北鄙之事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時晉平公方居悼公之喪與民之未息時晉伐許不然不敢忘叔孫豹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愆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音閑若欲暇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郎荀偃晉中軍帥也賦圻父譏偃掌晉甲兵不救獻魯憂恤無定止也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

使魯及此見范宣子士匄晉中軍佐也賦鴻鴈之卒章言魯民離散如鴻鴈之哀鳴維哲人知其病苦比宣子也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聚集也有兵寇則人民不得聚集也

臧堅恥夙沙衛之唁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郕避孟莊子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齊大夫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紇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時魯師將往迎紇畏齊不敢至防且止於旅松叔梁紇臧疇臧賈疇賈二人皆臧紇兄弟也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叔梁紇孔子之父與臧疇臧賈皆在防故送臧紇於旅松之師而復還守防邑齊師去之既失臧紇故也齊人獲臧堅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齊奄人也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音弋檈也抉其傷而死言君已傷之而命之無死是賜惠不終且又使刑餘之臣禮士爲非禮故以杖抉所傷而死

公會晉侯及諸侯圍齊

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爲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荀偃）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而禱曰（禱於河神）齊環（齊靈公名）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曾臣彪（晉平公名）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守官之臣）偃實先後之（以曾臣稱平公以官臣自稱皆對神之禮）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諸侯于魯濟同伐齊齊侯御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

廣里（橫行廣一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非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斥度也度險不至處亦疎建旌旗爲陣偽示衆也右偽謂以衣服爲人形以旆先謂建旌旗於前使人見之若兵伍隊在後以掩其輿柴也輿柴以示車衆且揚塵也）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

聲樂齊師其遁（鳥烏得空營無人驚故樂）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烏烏無人故集城上）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鳴）十一月丁丑朔入平陰遂從齊侯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齊二勇士）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爲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自後縛之其右具丙（晉州綽車右也）亦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齊邑）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音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秦周魯大夫雍門齊城門名）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殺犬示閑暇）孟莊子斬其楯以爲公琴（楯木名蓋雍門所植者斬之亦示閑暇）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彭（皆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申池齊南城西門）壬寅焚

東郭壯郭范鞅門于揚門（齊壯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迫爲物偪之也還盤辟不進也枚馬檛闔門扇也數其朴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光也）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齊侯將犯之而行）太子抽劒斷鞅（匡向腹帶）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名在東萊東壯至壯海都昌縣入海沂出琅琊莞盖縣至下邳入泗）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楊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束錦五匹也乘馬四馬也壽夢吳子袁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欲獻鼎以錦馬爲之先）荀偃瘴疽生瘍於頭（瘴丹上聲疽久癰惡瘡也瘍頭瘡也）濟河及著雍病目出（病疾加也）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匄佐中軍故問後鄭甥即荀吳毋鄭女）二月甲寅

卒而視不可含目不合口噤不可含珠玉宣子盥而撫之士匄盥手而撫其目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即盈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士匄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以比晉庇魯如雨膏苗且以勞武子南行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喻晉安魯如吉甫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諸侯言時計功舉動合時有功令德則銘之大夫稱伐稱力伐之勞銘之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借晉之力言時則妨民多矣非已功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

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二十一年邾庶其（邾大夫也）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襄公從姑嫜公子之女也）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

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御叔之傲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魯御邑大夫武仲多智時稱爲聖

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

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言聖則有雨行之勞安用聖爲哉

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言御叔既無才不可使而又慢人之有才足使者忌克如此是國之蠹害故倍征御邑之賦以罰之

臧孫紇出奔邾

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長庶當立而愛悼子欲立之悼子爲次庶本不當立而武子以溺愛欲立之訪於申豐武子屬大夫

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言若欲廢長立少則我將避位而去矣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既獻臧孫紇命壯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下階

迎也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齒等列也上文悼子北面重席爲特位又以新樽飲之酒今公鉏無上禮而但命與諸大夫齒列也失色恐不從也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公鉏長子不得立季氏以爲家司馬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也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故富可過悼子效回不執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以享燕之具往公鉏家而盡棄以與之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孟莊子即仲孫速惡臧孫紇季孫季武子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豐點孟莊子御騶之官孟莊子有二子長子孟孺子秩庶次子孟孝伯仲孫羯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豐點知公鉏以長不得立有怨於臧紇言若能立羯爲孟氏後則當爲公鉏報讐於臧氏矣已卯孟莊子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以秩長當爲孟氏後

故問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秩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蓋爲季孫前廢公鉏而立悼子故以此荅之且夫子之命也誣爲孟莊子之命遂立羯即孟孝伯秩奔邾臧孫紇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使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矣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矣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羯既立謬閉門自守若禦臧氏亂者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爲公鉏讐臧氏季孫不信臧紇聞之戒戒爲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將葬穿藏也藉除於臧氏臧紇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正夫遂正也羯於臧氏借人爲已除治葬道故武仲使遂正助之除於魯東門自往觀之畏孟氏故從甲在後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宣叔即臧孫許紇之父鑄國名在濟北繼室以其

姪穆姜之姨子也宣叔以鑄女兄弟之女繼主內事乃宣夫人毋姨之子於宣夫人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賈與爲本正室子不得立出依鑄國舅氏臧紇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奉祀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臧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賈使弟臧爲納龜爲已請臧爲遂自爲請也臧紇如防臧氏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智不足也使卽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祖文仲父宣叔之功敢不辟邑辟謂辟防邑而去也孔子謂武仲要君卽此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凡奔亡之臣本國必盟之以戒後臧紇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盟首惡臣盟於史冊前者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

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諸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孟懿伯仲孫宅之子宅爲子服氏椒即惠伯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莊公將爲臧紇田將以田與臧紇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時莊公伐晉報平陰役有功臧孫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寢廟人多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有欒氏亂非鼠何如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乃弗與田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謂能避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循理爲順如心爲恕謂廢長立少於理不順且非已所欲而施於人

穆叔論不朽

二十四年春穆叔豹如晉范宣子士匄晉中軍帥執政

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匄姓伊祈乃堯後在夏爲御龍氏冊朱裔孫劉累爲夏孔甲豢龍孔甲嘉之賜氏曰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國名劉累之後萬輕豕韋承其國在周爲唐杜氏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武滅商唐遷於杜爲杜伯晉主夏盟爲范氏周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及孫士會食邑於范又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大侵之禮

大饑○穀梁子曰五穀不升爲大饑升成一也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穀不升謂之嗛不足也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也謂民耗五穀

不升謂之大侵侵傷也又謂之大饑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廷道不除廷內道路不修治百官布而不制謂布列不修其事即舍禁緩刑薄征也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公冶辭賞之義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以去年十一月入楚外爲夷狄制不得歸內爲強臣逼不敢入特書所在以存君也夏五月公還自楚及方城公行至方城未入魯也季武子取卞卞魯邑武子擅取以肥己使公冶問公冶季氏屬也大夫使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以璽書進公冶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舍館舍也冶初不知至此發書始知之也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季武本貪取卞之利而以叛爲言是不以情告故曰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

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還季子氏邑而不入季氏家也曰欺其君何必使子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卒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德也且無使季氏葬我不義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季氏之家死不受季氏之葬

公臣不能具三耦作三軍而季氏盡征之魯公無民故公臣不能具三耦公室之弱極矣

范獻子來聘即晉士鞅也士匄之子士會之曾孫公享之展莊叔執幣享禮將以酬賓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穆叔至自會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爲宋災會澶淵見宋見孟孝伯仲孫羯莊子速之子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也且年未滿五十而諄諄

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吾子盍與季孫（武子宿）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樹殖立也言起有君子之德魯當結之以爲國計且使起不孤立）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爲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徵求於魯）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在昭公十三年執季孫）

公薨于楚宮

公作楚宮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謚也襄公妾）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滅性）己亥孟孝伯卒（穆叔之言驗矣）立敬歸之

嫁齊歸之子公子稠（即昭公）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謂賢等）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嫁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衽裳下也衰已三易猶垢敝如舊言其嬉戲無度也）於是昭公十九年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昭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卒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季武子伐莒取鄆

元年春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時叔孫豹方會諸侯大夫于虢尋宋之盟以弭兵）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欲戮叔孫豹）樂桓子（即樂王鮒）相趙文子（即趙武）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鮒難指求貨故求帶以示意而叔孫不與）梁其

蹕曰豹家臣蹕音脛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帥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人本有惡牆不能蔽尚爲牆罪若魯本不受師我以貨免使受師加惡於魯其罪尤甚雖然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裂裳之帛以作帶而與之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趙孟聞之曰臨難不忘國忠也恐魯受師思難不越官信也謂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在國不避恩雜之事出不逃難在外不逃誅戮之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靖安

也不安其治汚守難之能者子左右必不肯治汚守難矣魯叔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言歸楚不憚遠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埸無定主王霸之令也三王五霸號令天下引其封疆而樹之官引正也樹立也言正彼此封疆設官以守之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表旗猶表識也謂彼此疆邑建立不同以別封界者舉而著之於書以稽考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姺音詵周有徐奄言宣王之盛猶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競也不能無叛國狎主齊盟狎更習也其又可壹乎惜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恤大者而舍小者方可爲盟主又焉用伐魯取邑之罪哉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也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楚東濮在楚南言二國近楚若有隙楚必伐之豈顧宋盟弭兵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

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蔽也謂高而蔽下也指楚言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魯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魯大謂魯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嘖乎言季孫伐莒求利不得惡日中不出嘖言如商賈求利不得惡諠囂聲也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

叔弓如晉

二年夏叔弓如晉聘叔老之子子叔嬰齊之孫晉侯之郊勞禮賓至郊君使卿往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得達命於晉則魯受賜多矣不敢受勞致館至晉將授館舍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

祿也敢辱大館言若使二國之好能合使事能成乃下臣之祿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稱寡君使之來則辭不忘國先稱敝邑弘後稱臣之祿則先國後已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日在虛危北道夏正十二月冰堅可藏西陸朝覿而出之西陸西方奎婁星也朝早也覿見也夏正二月日建星中奎婁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司寒玄冥北方神故牲黍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寒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二月獻羔祭司寒開冰室以桃爲弓棘爲矢祓除不祥爲君將荐寢廟也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

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山人周禮山師掌山林辨其物與利害是所掌之人也取取於山谷也縣人傳之縣人縣正所掌之人五縣爲遂是遂之屬也傳傳運於外也輿人納之輿人掌車者納以車輸冰於官也隸人藏之隸人司隸所掌藏藏之於凌室夫水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澤之冰取冰非山谷棄而不用出冰不畢賦人風不越而殺不越散而殺物雷不發而震不發舒而震怒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叔孫豹卒

初穆子去叔孫氏成十六年避其兄僑如之難出奔齊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此豹之淫瀆竪牛之禍已兆於此矣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

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色黑而肩上僂偃深目而豨喙口象偪號之曰牛助余夢中呼其名曰牛使助已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無夢中所見之人且曰志之志識也及僑如奔齊饋之僑如穆子豹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僑如僑如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爲亂已知有今日之願蓋忿言也魯人召之不告而歸不告僑如歸魯既立穆子在齊生二子魯始召穆子立爲卿所宿虞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姓生也問其生之子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不問名試呼之以觀其應否徵夢也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小臣也有寵長使爲政爲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即齊大夫穆子在齊公孫明與之相知歸未逆國姜穆子歸魯爲卿未及迎國姜公孫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穆子未逆國姜公孫明娶以爲妻穆子怒其毋及其子故遲逆也田於丘蕕

地名遂遇疾焉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孟丙不從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以猳豬血釁鍾曰落言丙未與大夫交際接見因釁鍾以落之既具孟丙既具享禮使豎牛請日請享客之日於其父叔孫入弗謁出命之日入不告叔孫出許命孟享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壯婦人之客壯婦人謂國姜客謂公孫明牛欲援穆子所忌許謂孟丙享明以落鍾怒將往叔孫穆子聞之以爲實然怒欲力疾以往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穆子不察豎牛之誣竟以

此殺孟丙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因魯公御者萊書觀遊於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亡見仲於公如何叔孫曰何謂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穆子又聽豎牛之讒逐仲壬疾愈命召仲命召仲壬於齊牛許而不召牛面許叔孫壅蔽其命而不召仲杜洩見叔孫宰告之饑渴授之戈牛不進飲食故叔孫告杜洩以饑渴且授之戈使殺牛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

焉言飲食求可至不必殺牛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疾病加也个東西廂也使饋食者寘於此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牛不進食於穆子寫器令空示若已食命徹去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叔孫豹竟爲豎牛所困餓而死牛立昭子而相之穆子庶子叔孫婼也婼音綽葬叔孫營葬事豎牛賂叔仲昭子即叔仲帶叔仲惠伯之子與穆子同祖與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使杜洩見惡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

路襄公二十四年周王賜穆子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手足以左爲僻故事不適理爲左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季孫書名以定位號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

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不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言叔孫固欲去中軍蓋諂季氏也

舍中軍襄公十一年作三軍至此舍中軍以其衆屬上下二軍分而爲四季孫將三分稱左師孟孫將一分稱右師叔孫氏將一分稱叔孫軍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令二家發毀置之計若已不與以取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甘共一季氏盡征之不入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以父兄歸公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室無民而但有貢賦以書使杜洩告于殯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授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痛叔孫見誣既葬而行洩去他國仲

壬至自齊季孫欲立之欲立之以爲穆子後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分與南遺邑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孟丙仲壬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爲功時蓋尚不知牛餓死其父故仲尼止稱此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公至自晉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往有郊勞來有贈賄晉侯平公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

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謂犯元年虢之盟取鄆取鄆專知利人難而不知已私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謂舍中軍四分公室民歸三家而養給之心思不在公室公亦不圖謀其後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所猶言爲之地耳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故以此諷諫○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受牟夷邑晉不討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

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無乃獲罪故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

公如楚　孟僖子知仲尼

七年楚子靈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曰落太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即子重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成公二年魯公衡質于楚請盟于蜀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盟于蜀奉命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奉公此語以告宗廟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也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襄公二十八年入楚臨康王喪言楚君臣哀悼傷心失所圖怙此時謀社稷不暇況能思魯德雖來猶不

來也失圖猶言失怙也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寵恩寵也靈威靈也信申同嘉惠來朝之美惠也言君來楚即受賜不敢望有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問成公所賜何不踐言公將往夢襄公祖祖道之祭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以公不夢周公故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名孟僖子為介即仲孫貜孝伯之子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宴好以大屈弓與魯既而悔之遽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人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

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言魯必恐三國伐取而愼守之故賀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四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聖人指殷湯家語宋愍公燕主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木金父奔魯遂以孔爲氏木金父生皐夷父夷父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生孔子弗父何爲宋愍公嫡嗣當立而讓其弟厲公三命上卿也正考父位居上卿而謚恭謹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僂傴俯皆恭謹之貌蓋位益高則身益下也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言雖謙卑不敢安行道路中人亦見敬謂之墻者指入公門在朝言也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位益高而身益下不敢奢侈故饘鬻於此聊以養生也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

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者指考父若當時不得位其後世必有明哲通達之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與何忌皆僖子之子夫子指孔丘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即何忌與南宮敬叔即說南宮氏也敬謚也字子容名括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季武子卒子悼子紇嗣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衛災大魯小魯災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娵訾衛地降婁魯地娵訾即豕韋曰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是衛地有災而魯地實受之也周四月乃夏正二月日在降婁其大咎其衛君乎八月衛襄卒魯將上卿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能用人材二曰因民因民俗重地利三曰從時順生長從天時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時民心不壹政教事序不類有變官職不治官居職則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蒐于紅蒐者簡車徒也築郛圍

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皆魯地名革車千乘○穀梁子曰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艾蘭草以爲周桓艾獲也置旃以爲轅門通帛曰旃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縶縶即闌質砧也以葛纏砧以止門恐傷馬足流房握御轚者不得入流房握謂車兩轅頭各去門邊空握流至也握四寸也轚挂者

則不得入也輦音繼車牽也車軌塵塵不上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速相投揜禽旅揜取衆禽旅衆也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上殺取十奉宗廟中殺取十供賓客下殺取十充君庖每一樣禽各取三十也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習射而能中者雖田不得禽亦與之禽重其中也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田雖得禽而射射宮之射不能中禽亦不及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仁義指射中勇力指得禽○九年冬築郎囿季平子即季孫意如悼子紇之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即叔孫婼也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昭子至自晉時會葬晉平公大夫皆見以昭子自晉歸魯大夫皆狃見之高強見而退高強本齊卿子良時奔在魯故亦從諸大夫往見昭子語諸大夫曰因感高強奔魯事語諸大夫以爲戒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

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事在襄公二十八年子尾即高強之父不逆君意受所賜邑而漸歸于公故景公以爲忠而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君親推其輦寵愛如此其子不能任令其子高強不能勝任如乃父子尾之忠是以在此失其位而出奔於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喪夫人之力喪子尾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

用人于亳社

葬齊歸

十年季孫意如伐莒取郠音梗莒邑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即殷社魯用天子禮所謂兩社是也臧武仲在齊先出奔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恌薄巳甚況一切用之必不享魯而福之矣

○十一年五月齊歸薨齊謚也襄公妾昭公母胡女歸姓也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晉大夫史趙曰必爲魯

郊言公必爲魯人所逐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姓生也言公乃歸氏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晉昭公嗣立公如晉朝嗣君謂之乃復者見其輕於進退且制於人而微弱不君也取鄆之役官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

故辭公

南蒯叛季氏

季平子意如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宰南蒯謂公子慭音整魯大夫吾出季氏而歸其室家財也於公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爲公臣公子慭許之南蒯語叔仲小叔仲帶之子亦叔牙之後且告之故告以平子不見禮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

如齊公子慭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南蒯枚筮之枚不指其事泥卜也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卽孟椒也孟懿伯子服它之子孟獻子之庶孫也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圃以植蔬菜不宜生杞喻南蒯不宜爲亂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美稱也從謂爲魯不去也去我者鄙乎鄙陋賤也去謂作亂奔齊也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十三年春叔弓

叔肸曾孫叔老之子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魯大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設若諸侯皆若我見費人執之則費人無依而入於南氏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司徒老祁慮癸司徒姓老祁字也慮姓癸字也皆南蒯家臣因朝衆遂刼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叔弓卒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魯武公廟戒百官祭前齋戒也梓慎曰魯大夫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

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蒞事乎二月癸酉
禘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

昭伯知晉室之將卑

十六年夏公至自晉（前年冬公如晉）子服昭伯（子服惠伯之子）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服行因習也）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八月昭公卒）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回昭伯名也）子服氏有子哉

郯子來朝

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叔孫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

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知天時有道則見故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二分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二至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鶪鶊也以立春鳴立夏止冊鳥氏司閉者也冊鳥鷩雉也似山雞而小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化蟄分至啓閉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鷯鳩也卽夫不性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雎鳩氏司馬也雎鳩王雎也摯而有別爲司馬主兵行列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卽布穀也飼子均平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主搏擊爲司寇刑擊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鷃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平均萬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時夫子年二十七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晉執行人叔孫婼（經又作舍）

邾人城翼（邾邑）還自離姑（邾邑）過武城（魯下邑）武城人取邾師獲其大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之罪）晉人執之范獻子（即士鞅）求貨於叔孫（私求叔孫之貨以免其罪）使請冠焉（難直言求貨請冠以示意）取其冠法以與之兩冠曰盡矣（叔孫若不解其求貨意取作冠模法又進二冠與之且言冠盡於此）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出不欲使行貨免已）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叔孫被執館于箕都）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不先與以未歸避嫌也）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叔孫婼聘于宋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即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以宋大夫爵位爲卑下以司城之族爲微賤司城者樂氏之祖爲司城因以名族）叔孫告其

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定十年果出奔）宋公享叔孫賦新宮叔孫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叔孫婼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爲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宋公叔孫果卒）○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公若平子叔父其姊乃庶姑爲小邾夫人生女嫁宋元爲夫人宋元生女妻季平子是爲平子外姊之女）叔孫婼如宋聘且逆之（平子入臣而用卿逆強橫故也）公若從（季公若從叔孫以往）謂曹氏弗與魯將逐之（曹氏即宋元夫人小邾姓）曹氏告公公告樂祁（宋大夫）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魯君失民矣

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鸜鵒來巢　公孫于陽州

有鸜鵒來巢師巳曰（魯大夫）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繻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禂父喪勞（昭公名禂喪勞謂死於外之勞苦也）宋父以驕（定公名宋以驕謂得代立也）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

將及乎初季公鳥（平子意如之庶叔）娶妻于齊鮑文子曰季姒生季甲（季姒所出公鳥之子）公鳥死季公若（公鳥之弟亦平子叔父）與公思展（季氏族）家臣申夜姑（夜音亦）相其室（三人共治其家）及季姒與饔人檀通（饔人食官名檀）而懼（懼公若輩發其淫）乃使其妾抶之以示秦遄之妻（抶音叱扑也秦遄魯大夫其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誣其叔欲使已非禮已不可而抶之也）又訴於公甫（季平子弟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公甫告平

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夜姑家臣而要主母罪尤重故獨欲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平子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以上言平子得罪於族公若季郈之鷄鬬郈昭伯魯大夫孝公入世孫食邑於郈因以爲氏與季氏相鄰故鷄鬬季氏介其鷄平子以甲衛其羽使鬬難傷以取勝郈氏爲之金距距鷄足後如錐者郈氏以金飾鷄距使破其甲平子怒益官於郈氏且讓之遂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責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以上言平子得罪於郈氏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拘臧氏老以上言平子得罪於臧氏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昭公將禘襄公廟其萬舞者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餘衆俱萬舞於季氏家廟大夫遂怨平子以上言平子得罪於魯大夫公若獻弓於公子務人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以告於公公以告懿伯子家羈歸父之孫莊公玄孫子家羈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

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國政在於季氏其難圖也公退之公使子家退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館舍於公以自明不洩叔孫婼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昭公以兵伐平子遂入其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隱約窮困者仰賴於季氏故其徒類衆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君必悔之弗聽郈昭伯曰必殺之公使郈昭伯逆孟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鬷音宗言於衆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矢箭蓋而踞言無戰心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懿子亦疑所助使人費宗

登高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昭伯時往迎懿子故就執之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言諸臣僞若刼君伐季氏負罪出奔昭公若非本意止此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如此則平子事公當改過自新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已亥公孫於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公迎齊侯故過平陰先至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言我欲會平陰爲近魯不敢勞君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率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羈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言天若福君不能過於魯周公周公止封於魯則以魯封君亦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年子曰昭公將弑季氏（言弑者從昭公之辭）告子家羈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羈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羈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樂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巳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

叔孫婼卒

叔孫婼自闕歸見季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婼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叔孫婼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羈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欲敗之故命執適公館者）公與叔孫言於幄內曰將安

衆而納公叔孫婼請歸安衆叔孫歸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叔孫婼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叔孫耻爲平子欺乃齋戒居正寢祈死而果自卒也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欲共公乘單馬歸魯其從者不欲而執展也

公居于鄆

十二月齊侯取鄆鄆魯邑也公不能保有齊以公之容處也故取鄆以居公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齊侯景公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幣錦以錦爲幣也縛音篆卷也瑱充耳也每錦一疋兩端各卷二丈爲一兩今止卷爲一如縣瑱之紈易懷藏以錦賂梁丘據齊大夫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事齊君則當盡力於魯君然據有異焉異怪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見宋叔孫婼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

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其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齊大夫帥師從魯君成大夫公孫朝謂季平子曰成孟氏邑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言欲設計伐季氏受齊師許之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室同宗室也詐言孟氏乃魯敝室征賦成邑不已成不堪命欲歸於齊此公孫朝之詭計以緩齊之攻伐齊師圍成齊人不虞其詐而信之故圍成以俟其降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厭服也言欲厭衆心使不知已降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地季氏以師拒公故與齊戰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音專又市轉反謀納公也二十七年晉頃士鞅宋景樂祁犂衛靈北宮喜曹悼人邾莊人勝悼人會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樂祁犂與北

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生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此言天休公徒之怒）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此言天啓叔孫氏之心）天之道也（此以上書天救季氏）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

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謂有十年之備）有列國之權（謂有齊楚之援）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復命晉君）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奪公）鄆人將戰子家羈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天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

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言天既禍魯但當順受以俟時方可復國今不俟時而妄動以逆天命若有鬼神此必敗也又歎以爲必不能復國而終死於鄆矣公使子家羈如晉公徒敗于且知訟且音沮且於近鄆地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甲公故適晉子家羈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言魯求晉先往乾侯以就其安則晉不恤之還當至晉竟以示不敢入且無所歸以待命弗聽使請逆于晉使人請晉迎已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單使也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謂魯就安於齊當使齊逆魯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使復還晉境上然後迎之入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大夫稱主齊比公于大夫故自稱主君子家羈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君往齊適取辱公如乾侯

○季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

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靈公以乘馬獻公馬名啓服）暨而死公將爲之櫝（馬墮暨死公欲作棺埋之）子家羈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雖不爲棺猶以幃裹而葬禮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此言公之愚）公賜公衍炱裘（衍即昭公子炱裘黑裘也）使獻龍輔于齊侯（獻龍禱旱玉也爲龍文）遂入炱裘（公衍幷以已之炱裘獻齊侯）齊侯喜與之陽穀（邑名也）公衍公爲之生也（公衍公爲皆昭公子）其母偕出（二子異母其生之時邇月適同故其母偕出就產室）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本遲生而反先告）公爲爲兄（公爲先告故公衍反爲弟）公私喜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即公爲公喜衍得陽穀而思公爲失魯）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夏四月庚子叔詣卒（詣叔弓之孫叔鞅之子也詣卒其子叔還嗣）季孫意如曰叔詣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言叔詣欲納公無病死此皆天命魯無君非我之罪○冬十月鄆潰穀梁子曰鄆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晉定公新立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范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已保平子無害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皆僞示若以不得事君憂戚也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魯君若以已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察此言其亡若以先臣之故不

絕季氏而賜之死魯君若以季氏先臣有功之故不絕季氏祀此言其殺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荀躒如乾侯子家羈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君若一言使晉晉必逐季孫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吾有惠顧先君之好

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夫人指季平子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此誓斯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事子家羈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又不能用子家賢人○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羈雙琥刻玉爲虎形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羈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在路寢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手足耳目有左右是各有配耦也妃古配字同此釋兩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此釋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姓子孫也夏商周之子孫降爲庶人主所知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桓公之少子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

卜震動也懷妊始動知有娠也卜人謁告也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文子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哭與名不可以假人器法度之實也名上下名分也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卒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

夏叔孫成子婼之子即不敢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留之勿聽其亡且聽命焉令叔孫從子家羈之命也子家羈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易朝哭之期而哭公季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

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昭公二子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即定公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故定公六日而即位季孫使役如闞闞地名魯羣公墓所在役公氏將溝焉昭公之墓將溝以別如闞謂葬於此也之不與先公同兆域榮駕鵝魯大夫榮成伯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

用之乃止信謂加惡謚以自明不臣之迹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雖不爲溝猶葬公於先君墓道外故孔子執政時爲溝於公墓外使與先君合明臣無貶君之義

陽虎囚季桓子

五年六月季平子意如行東野東野季氏邑巡行其地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歛音餘煩君所佩美玉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矣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即費宰不狃子洩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爲君不欲使僭既葬季桓子意如之子季孫斯也行東野及費公山不狃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不狃不狃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爲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氏族巳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

及秦遄皆奔齊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鑾鑑（古之遺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爲質求納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大德（蒙覆也）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傚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三桓求媚晉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聘禮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

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先君乃誓辭若欲使晉必厚待之實令晉知其專權害魯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趙簡子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冬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盜竊寶玉大弓陽虎入于陽關以叛

七年夏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即成邑宰公歛陽孟氏家臣也將宵軍齊師夜攻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伏兵以待魯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汝也處父謂陽虎若不圖禍難攻齊師汝必自取死罪也苫夷曰季氏家臣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言不待國刑而已自殺之也虎懼乃還不敗○季寤桓子弟公鉏極桓子族子公鉏曾孫公山不狃季氏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庶子故無寵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叔孫帶之孫故

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巳更孟氏代懿子

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謂正閔僖位虎將作大事順祀祈求神助壬辰將享季桓子於蒲圃而殺之

戒都車曰癸巳至都車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戒都車者陽虎而曰季氏者蓋陽虎爲季氏家臣所戒之都車固季氏之都車也昔季孫舍中軍盡征以肥巳不知後世適足以資寇而殺其子孫可笑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處父期以成邑兵先癸巳救孟氏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鈹音披刀名陽越殿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音嘖大聲也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對曰有力不足死無益於主桓子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

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實欲備難僞若爲支子公期築室於門外聚衆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激怒其馬及通衢而馳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築者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邑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脫甲以示無畏取寶玉大弓以出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處父在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處父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處父欲殺桓子以強孟氏孟孫懼季氏強不殺而歸之季寤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辨周徧也徧告廟飲酒亦無懼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虎無所用故歸之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

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即鮑國）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鮑國初爲施孝叔臣成十七年齊人召立之）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言欲傾覆魯國而求容己身）親富不親仁吾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爲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刻其軸使易折毀不能追已以麻約其刻而復還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蓋車之有障蔽者葱音窓此車兩旁開窓可以觀望窓中豎木謂之靈）追而得之囚於齊（齊國中）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會齊侯於夾谷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十年春及齊平八年魯嘗侵齊至是平其怨齊使使告魯爲好會將會於夾谷公以乘車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曰諾具左右司馬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焉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邊塞也萊夷已爲齊所滅故曰俘因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邊塞不謀中國事中國有禮義之大故曰夏夷不亂華夷人不雜中華人中國有服章之美故曰華俘不干盟俘虜不與盟誓兵不偪

好兵戈不逼和好於神爲不祥神明誓鬼神也於德爲愆義愆失也德指理言於人爲失禮人指身言君必不然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無還音旋揖對曰無還魯大夫也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景公嬖人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典也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犧象酒器禮列於朝廷宗廟不出國門嘉樂不野合野合謂於原野合奏也饗而既具是棄禮也具犧象嘉樂是棄此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若不具犧象嘉樂如棄嘉穀用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優俳名施也舞幕帳下欲蚤笑魯君孔子趨而進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

當誅命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侯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晏嬰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侯犯以郈叛

初叔孫成子（即不敢武叔父）欲立武叔（即州仇）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族）成子立之而卒（不聽公若藐之諫而立武叔）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武叔家臣使射公若藐）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定已之位）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藐弗能其國人（武叔養馬之人）曰吾以劒過朝（郈邑之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吾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劒末授之）則可殺也使如之遂殺公若藐侯犯以郈叛（以不能副武叔殺公若之命故疑而叛）叔孫州仇

孟懿子何忌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郈氏掌工匠之官）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取王風懷哉懷哉之義）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謂兩無所屬）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言犯以郈易齊別也齊人將遷郈民（將遷移郈民另以齊人實之也）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亂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緩焉何必此（言與其守郈以死不若易邑於齊得緩禍何必守郈）齊人欲以此偪魯必陪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舍置也）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使人遍走而呼）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

犯駟赤將射之（偽爲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
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納魯人（納魯圍郈之師）侯
犯奔齊齊人乃致郈○叔孫武叔聘于齊（謝歸
汶陽田并致郈）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
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
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
是以（以猶爲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
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隳三都（三都郈費成也郈叔孫氏邑費季氏邑成孟氏邑也）
自三家專政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
及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
三家亦不能制也孔子由司空進位司寇行
乎季孫三月不違（道行於季氏聽從不違逆也）季孫患家
臣之叛問於孔子孔子曰家不藏甲大夫無
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遂隳三都（隳音隳）
於是叔孫州仇隳郈季孫斯將隳費公山不

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不狃費邑宰叔孫輒不得志於叔孫氏故二人襲魯）公與三子（孟孫叔孫季孫也）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十二年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胡安國曰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何云

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公薨于高寢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

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王其先亡乎是年公薨哀七年魯以邾子益歸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謚法折仁知恭曰哀

桓僖宮災

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宮名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也救火者皆曰顧府貨財所藏常人重之南宮敬叔孔子弟子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

而不在死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出所常進御於君之書待命於公宮庇具也

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

有常刑宰人冢宰之屬

校人乘馬巾車脂轄備車馬欲搬遺物也

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

鬱攸從之肅戒也濡帷幕於水中出而用之爲濟鬱攸火氣也命官人戒給帷幕從火氣救之也

蒙葺公室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

所不給以濡物蒙葺公家之室自太廟始悛次也外內室以矢蒙葺之若不足則助之也

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以上皆子服景伯之命

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公車也

季桓子至

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

可爲也火勢傷人則止勿救其財謂不重財輕人

命藏象魏曰舊

章不可亡也象魏謂教令之書魯懸於象魏而藏之者

宮父梘終生之後

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不備火而但辦各官事猶拾汁不可得

於是乎去表之槀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

道還公宮爲火道還公宮使火不連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

桓僖乎以其親盡而廟不毀故也

康子奪嫡

秋季孫斯有疾命正常（正常季桓子寵臣）曰無死（勿從已死也）南孺子之子（南孺子季桓子之妻其所娠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桓子庶子即康子）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正常畏禍而奔）康子請退（退避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

公會吳于鄫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時吳王夫差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時吳過宋得百牢）且魯牢音大夫過十（見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

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禮大行人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過其數曰淫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上物天子之牢也天有十二次十二牢以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自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棄天大數背周制禮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棄疾遺疾惡於魯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謂君奔走道路長而大夫反在國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能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端委禮衣也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嬴以為飾吳俗常水行斷髮文身以象龍子避蛟龍害嬴謂飾不以衣冠而以上二者也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權時宜以避害有由而然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棄禮知其不能霸

○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七年魯入邾執邾子仇瑴瀛

問於叔孫輒魯人奔吳者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情實也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亦魯人奔吳者輒告之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失位去國也不入讎國恐害宗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他國而伐本國則救本國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已臣他國而伐本國則為本國隱諱也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言君子去國不以鄉里有所怨惡而廢滅之況以小怨惡欲覆宗國輒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率謂在軍前引導知魯道者惟輒與不狃二人故知必使我叔孫輒病之王問於公山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魯不狃率為向導也故道險從武城不狃故意從武城險道使師行緩魯得成備其不忘故國之心可見矣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武城人僑田吳竟界拘鄫人

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亦僑田吳竟界漚漬菅草爲索武城人執之責其何故漬草使水濁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拘者道吳若伐武城必可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孔子弟子武城人其父與犯相好國人恐其爲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背盟伐邾召吳來伐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魯邑明日舍於蠶室即近郊養蠶室也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十夷二大夫與吳戰夷地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公庚賓公甲叔子析朱鉏二人同車皆獲傳互文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有望也同車三人皆致死是魯能用人國未可冀望明日舍於庚宗魯地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宵夜也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幕庭謂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終也終得三百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

仇登瀛王三元刊

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

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景伯以言不從遂負盟載書出盟魯恐盟不足恃又請留景伯爲質釋舍也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魯因吳許又欲求吳王子交質吳不從然後不質景伯吳人盟而還

魯及齊師戰于郊

十年春公會吳伐齊師于鄎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魯及清清齊地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季孫守國二子從公禦諸竟孟孫叔孫禦敵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使二子居封疆間近郊地比竟爲近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

季氏帥師與戰不屬者非魯人也使孟氏叔氏皆屬之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季氏專政宜乎二子不欲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黨音掌朝中地名使求從已朝俟於此武叔呼而問敏焉即叔孫州仇不敢之子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求言已小人不知以拒武叔孟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求言已材力不及所問故不對亦以拒懿子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即武伯蒐懿子之子爲右師帥顏羽御邴洩爲右二子皆孟氏家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即樊須孔子弟子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就用命焉言遲能用命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魯南城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即公

為昭公子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克政重克煩滿也上不能謀下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魯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刻約信也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求之左師獨勝入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二齊大夫涉泗水以從魯右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側即孟之反孟氏族也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為伍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言己非不如人何用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已非能過人何用止徐步而止以上皆孟孺子所帥右師奔者言魯非無壯士但季氏不能用左師獲甲首八十冉求左師獲齊甲首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求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謂其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不言奔洩曰驅之洩不欲戰而唱言奔走公叔務人與其嬖僮汪

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求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義恐應用予當作藝字）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用田賦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古者九夫爲井除公田實八家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戎馬四疋兵車一乘除井井三田又二十五人在後將重車計四丘而賦成元年作丘甲三分增一但增兵車之卒一丘出二十五人其將重車馬牛尚仍舊今又以爲未足計井田賦車馬甲兵卒不復至丘其數之多寡不可考或以爲一夫出一卒亦未可知或以賦者軍旅之征本里所出而今用田賦恐非）○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冉有三發問終乃言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告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行政以禮爲法度）施取於厚（施於人寧取過厚者）事舉其中（非施非斂國之政事舉得中者）斂從其薄如

是則以丘亦足矣此言舍欲從禮則雖爲丘賦禮有制節亦足用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此言舍禮從欲雖用田賦人將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苟不合法也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公會吳于橐皐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娶同姓爲諱故曰孟子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予適季氏季氏不絰放經而拜絰喪冠也孔子以小君服往弔季氏季氏不喪服故孔子去經從主人而拜言聖人時中公會吳于橐皐吳地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完全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尋重温尋也亦可寒也寒而歇之乃不尋盟

吳徵會于衛祁衛殺吳行人且（音沮）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衛大夫）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擊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吉世反狗狂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畏吳竊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圍其舍也）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主盟者禮諸侯）地主歸餼（所會地主供餼食）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錦十端為一束往賂吳）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隳黨而崇讎也夫

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恺乃舍衛侯○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火大火心星也西流是夏正九月周正十一月今司歷不知閏故以爲十二月

西狩獲麟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在魯西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子將車之子微者鉏商名麟麕身牛尾納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勿設武備而不爲害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上翔必有處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維網文章斌斌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言無常種故異之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天子諸侯乃言狩大之也曷爲大之獲麟大之也麟者仁獸也

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祝斷也言去其佐斷絶已之道也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麟者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春秋何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托記高祖以來事所及聞知者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見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謂近則諱而遠則不盡諱也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是指撥亂反正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君子指孔子樂入聲下同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末後也謂孔子既制春秋之後豈不樂堯舜預知有已而制道術使已爲法耶非但樂道堯舜之道也然既制此義以俟後聖若後之君子復有制作者亦必樂道春秋之義而樂孔子之知已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音鉤繹邑名自此以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實録以續孔子所修之經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見信於人故欲要誓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言射竊君邑是義之也由弗能

及齊平

初孟武伯將圍馬於成將養馬於成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馬病謂民貧武伯怒龔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備不得入而歸也成有司使武伯報之恨忿故鞭成有司之使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成請共命又不許懼不歸不敢歸成○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城輸邑以偪成○秋齊

陳瓘如楚瓘字子玉陳恒之兄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瓘言已受命使楚不得與齊事子使人告吾弟陳恒今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公孫宿即成宰奔齊者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丁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周公之孫也宿與魯同宗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宿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邑名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穜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社籍書而致之襄公九年齊侯致穜媚杏三邑于衛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

取讙與闡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宰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嬴齊地避魯也

孔子卒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屛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無自律我無以爲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亂也名失則愆過也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失禮名必昏愆故不沒於魯

公會齊侯盟于蒙

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驁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古者會盟割牛耳取血以歃之以珠槃盛耳玉敦蓄血畢者執牛耳尊者

蒞牛首主次盟者諸侯會則臣執之柴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即會鄫在七年姑曹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魋即會郧在十二年魋石曼姑之子執牛耳武伯曰然則彘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理無常故武伯已爲已可執○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地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皐緩也使我高蹈言魯數年不荅稽首禮使我高蹈遠來唯其儒書言魯據周禮不荅稽首以爲二國憂二國邾齊也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地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先至齊地故言在寡君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爲魯僕從未舍陽穀請爲魯除館於近齊舟道也辭曰敢勤僕人辭以不敢勞齊爲除館

釁夏不獻夫人之禮

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釁夏名也使之獻立夫人之禮對

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二公娶宋稱商避定公諱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王勾踐太子名與公相得）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賄焉乃止（季孫恐公因越討已故懼）○

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魯南鄙地）郭重僕（爲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不臣之言多請盡察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惡其貌以爲太肥）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從君勞苦反謂之肥）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食日食之食言多故能肥以諷三桓）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季康子思子貢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還邾田封界至駘土地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子貢十二年辭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叔孫舒州他日請念言不能用於當時臨難而今思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八月丙子禮公惡之故弔降卿禮

公如越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自其家出故施罪焉

春秋貫玉卷一下